

## 匠

2018第一天,我们从一个匠心故事说起。

如今谈工匠精神,因为它在快速高效的生活中看似无迹可循。

静下心来观察,有这样一群人,重复执着于一件事,把专注、思考、创新带入其中,久而久之,水滴石穿。一生只做一件事。

这件事,性价比或许不高。当事情完成,也未必会有物质意义上的赚头。

但这种精神的存在,不是鸡汤,而是告诉我们,这世上真的有不同寻常的坚持。

而这份倔强的坚持,终将告诉我们,将进入的是怎样一种未来。

# 36岁吴毅强 能读懂三千年前的古文字

## 他的故事,要从鲁迅与顾颉刚争论过“大禹治水”讲起

本报记者 章咪佳

治水的大禹是一条虫?

近百年前的1920年,顾颉刚先生曾提出,大禹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:“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……或者有敷土的样子,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。流传到后来,就成了真的人王。”

这个假设受到许多学者的反对。1935年,鲁迅创作的《理水》(后收入《故事新编》中),写大禹治水的故事——

发大水了。许多学者聚集在文化山上等救兵,他们不相信真的有个禹会来治水。学者说:“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。其实并没有所谓的禹。‘禹’是一条虫,虫会治水的吗?”

正是从这条“虫”开始,吴毅强打开了对古文字的好奇和热情。

他由硕士时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,转而投身古文字,由读博士至今,已经10年。

## 术




吴毅强目前主要从事金文研究,与他有一面之缘的一位浙大老师这样描述他:与学问无关的人,他大概看都不看一眼。

在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出土文献研究中心,记者见到了吴毅强,他与另外三位老师共用一间约25平米的办公室,每张办公桌上的古籍都擦到空中。来访者踮起脚往里看,几乎看不到大家的脸。

采访在研究院的会议室进行,吴毅强抱进来的材料是四本巨大部头的工具书:《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》、《夏商周青铜器研究·西周篇》(上、下册)、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柒)》——他说选这几本是因为甲骨、金文、简帛都涵盖到了。

他穿着很厚实的夹层冲锋衣,看上去仍旧单薄;他说话声音柔和,脸小,没什么表情——正是“传说”中的样子。

当他开讲,又是另外一种状态。

谈到鲁迅与顾颉刚的“争论”,吴毅强说:“鲁迅先生这是在讽刺顾颉刚先生的假说。”一边写下“禹”字的金文字形——,该字的主体部分是虫、蛇之形,是后来增加的装饰部分,“你看这个字的造型,所以鲁迅说大禹是条虫。”

“对古史的研究,除了现有的文献记载,还有一个相对可靠的方式,就是利用考古材料,尤其是研究出土文物上的文字记载。”

吴毅强翻文献找到一件文物。2002年,由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遂公盨(盨公盨),是一件西周的食器。器物的底部记载着一段98字铭文,开篇记述了“大禹治水”的故



遂公盨不起眼,但铭文很重要。

事,后篇论述的内容却是“为政以德”。

吴毅强找出铭文拓片的影印材料,逐字读出。“这段记述开头部分,和《史记》上记录的大禹治水的内容基本吻合。”这是他的结论。

“至少说明,西周的时候,人们就知道大禹。”他又翻出另外的文献——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中晚期的竹简图,“其中的一篇《容城氏》,也讲到大禹治水的故事,内容更丰富、生动。”

两个半小时的采访中,要把甲骨文、金文的基本知识即便只是囫囵吞枣地“吃下去”,记者还是有点吃力,但吴毅强的认真、踏实,着实让听者沉迷。

记者从另一位浙大年轻老师那里,听到这样一个细节:有一天她经过吴毅强的办公室,就想去“瞻仰”一下这位传说中的古文字迷。“我以为寒暄几句就可以出来的,结果他滔滔不绝讲了很久很久……引经据典的时候,更是一边掏出实物,一边翻书,那些书每一页都在他脑子里,很快就可以找到出处。”

只要跟吴毅强谈学问,他一定会表现出这样盛开的状态。

普通人大约无法理解吴毅强沉浸于古文字的单调,但是,于他,这真是一件美事。

“金文都是铸刻或者雕刻在青铜器上,器物本身就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。遂公盨是西周中期的一件食器,距今约2900年,造型小巧流畅。盨上所铸铭文字体优美,行款疏朗,且字字珠玑,几无废言。”

吴毅强能读懂的古文字,在现代人看来,有如天书;他顺着文字内容,能考证、串联起几千年前的历史。这还不够有趣?!

## 述

### 这辈子没见过这样的80后

我和吴老师只差4岁,但是我肯定这辈子没有见过这样的80后。

采访后,我跟他聊这代人对时代的困惑和压抑,他只是有点同情地看着我,礼貌地附和一下。我才恍然大悟,他可能很少被这些凡事困扰。听他讲古文字的时候,他表达中的那种素净的欢乐,能让人缓解日常附身的焦虑。

吴老师也表达了他对日常的知足,研究中心望出去,有浙大紫金港校区最好的风景,斗室之内的研究氛围非常具有包容性……

要不是我去采访,他的一天是这样过的:

早上7点多到校,先是读一段古书,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……轮着读;接着9点到晚上9点,是工作时间。近期的工作内容是统计甲骨文单字、编辑工具书、整理博士后论文草稿。“今天还与同事讨论了李斯,法家理论是否更适合社会治理。”

他不看电视,也不玩手机,没有微信,只用QQ——单为传图。“我之前一直用直板手机,最近两年才换了智能手机。”

我又从他的一个“校车搭子”晓勇那里听说了这样一件事情:晓勇是搞摄影的,吴老师跟他说自己也是摄影爱好者,想学习一下摄影。后来聊天才知道,他想学摄影,是为了把古文字更好地通过影像的方式展现出来。

我这时才知道,他换智能手机,是因为需要有大的屏幕,与同行进行更好的图片交流。

本报记者 章咪佳

## 人

### 吴毅强

生于1981年9月。浙大文化遗产研究院教师(出土文献研究中心)。

主要从事商周青铜器、古文字、先秦史及汉魏南北朝碑志研究。

曾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,出版著作两部:《郭店楚简〈老子〉集释》(合撰,第二作者)和《鸟虫书字汇》(合撰,第二作者)。其中,《鸟虫书字汇》获2014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“一等奖”和第十八届(2014年度)华东地区优秀古籍图书奖“特等奖”。

